

## 「清零」可期

香港近一個多月以來，疫情反彈，每日均有幾十人確診，有時還上百。香港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已經破萬。每日打開電視，就見到張竹君醫生又宣布今天有多少人感染，其中多少宗是源頭不明，然後，又宣布哪幾幢樓宇列入「強制檢疫」。香港疫情何日可以「清零」，幾時可以走出疫情與經濟的陰霾，相信不少港人已陷入迷茫之中。

明朝的金聖嘆在《西廂記》上批道：「寫紅娘從張生邊來入閨中，慢條斯理，如不在意。」這就像是香港抗疫的寫照。新年伊始，近一個月以來，我們一天又一天聽到每日幾十、上百的數字，好不容易走過三波疫情，第四波又突然來襲。由去年爆疫開始就陷入「抗疫輪迴」。疫情爆發，收緊防疫措施，收緊措施後經濟受挫，疫情稍緩後便又再放鬆，然後再出現嚴重漏洞。最後又重複一次上述過程。疫情經歷了「三回落三反彈」，我們似乎還沒有汲取教訓、沒有學好功課，疫情稍有放緩，抗疫心態就鬆懈了。而當局一開始則不緊不慢地討論、研究、徵詢法律意見，一切照規矩慢慢來。可是病毒肆虐，倒霉的是廣大市民。

回顧二〇〇三年沙士疫情。當年三月二十六日，衛生署正式確定沙士已在社區內爆發，洵大花園淪為重災區，短短數日間感染人數由七人增至八十五人。當時政府決策非常果斷，為了防止病毒進一步蔓延，政府下令全面隔離洵大花園E座，居民不准出入大廈。四月一日傍晚，當局進一步宣布，將七百多



HK人與事  
魯力

抗疫下，經過一百零六天奮鬥，成功擊退沙士。

反觀這次抗疫，疫情何時了，誰也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抗疫如何走，似乎當局還在摸索更多實用配套措施。在疫情爆發了十二個月之後，香港終於實行「圍封抗疫」。一月二十五日，為期兩天的佐敦圍封強檢結束，過程大致順利，開啟了香港戰疫的新篇章。這表明當局在抗疫思維、方式上出現重大調整，展現了「清零」的決心，香港開始走向戰勝疫情的正确方向。小區強檢是在先前的大廈強檢上的進一步推進，從「大廈清零」到「小區清零」，再到「全港清零」，這為香港抗疫鋪開了清晰的「路線圖」。

當局要以戰爭狀態來應對抗疫，痛下決心，長痛不如短痛，齊心協力，才是戰勝當前疫情的關鍵。作戰不是飲茶食飯，要動員一切力量打仗，面對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各方必須放下歧見，同舟共濟，為了香港「清零」而努力。生命與健康應是當局一切決策的最高考慮，無論何種政見與立場，在疫症肆虐下都必須拋棄私利，團結一心，切實配合和遵守政府的防疫舉措，用科學與專業的態度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

## 小島(外一首)

南國小島，  
面朝大海。  
風雨雷電，  
浪潮澎湃。  
把盞品茗，  
修心自齋。  
歲月慢煮，  
冬去春來。



藝苑草  
李風

## 天算

智者搭橋，  
愚者築牆。  
大千世界，  
各有各忙。  
和平崛起，  
霸道遭殃。  
盛衰榮辱，  
全是天算。

## 閒話年豬

以往辭舊迎新過大年，總有兩種聲音捷足先響，一種是噼噼啪啪的炮仗聲，小孩子們等不及除夕夜那一刻，點燃炮捻，爆竹聲中盼歲除。另一種嗷嗷的哀嚎聲，是待宰肥豬「大限」已到。「年二十八，把豬殺」，此時豬的主人喜形於色，辛苦養豬一年，總算有了回報，年夜飯的肉食有了，所以殺豬差不多是置備年貨的頭等大事。

我國大多數人口的年夜飯，自然與豬肉離不開，這是一種不可或缺的主要食材，以袁枚《隨園食單》為證：「豬用最多，可稱『廣大教主』。宜古人有特豚饋食之禮。」除補充人體所需的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營養，豬肉最沾「喜」，能增添團圓喜慶的節日氣氛。煙炒燉燒蒸，做法何其多，南有梅菜扣肉、粉蒸肉、回鍋肉、東坡肉、紅燒獅子頭等名饈，北有京醬肉絲、汆白肉、小酥肉、乾炸里脊、四喜丸子等佳饈，至於塊方潤紅的紅燒肉，則是南北兼具。「櫻桃好吃樹難栽」，啖肉也是這個道理，且不说養豬的辛勞，單說宰殺也要費些氣力和工夫。

殺豬乍一看是個粗活，實則粗中有細，要具備過人的膽量和純熟的技能。張愛玲筆下有這樣的描寫：「尖刀戳入豬的咽喉，牠的叫聲也沒有改變，只是一聲聲地叫下去，直到最後，牠短短地咕嚕了一聲，像是老年人的嘆息，表示這班

人是無理可喻的，從此就沉默了。」張愛玲巧妙的擬人化寫法，使殺豬的場面少些血腥，多了幽默。

中國人殺豬烹肉以精細繁瑣著稱，外國人則不然，崇尚「簡約」，有些地方連殺豬也粗放省事。季羨林著文回憶早年在德國的見聞：豬「養到一定重量，就舉行一次Schlachtfest（屠宰節），邀請至親好友，共同歡聚一次。我的女房東有時候就下鄉參加這樣的歡聚。她告訴我，先把豬趕過來，乘其不備，用手槍在豬頭上打上一槍，俟其倒斃，再來動手宰割。」季老把這匪夷所思的殺豬法喻為「豬道主義」，因為「不讓豬長時間受苦」，或許老輩的德國人不在乎，但不放血的豬肉肯定不符合中國人的口味。

現今農家散養的豬少了，逐漸向大中型專業化養殖轉變，與之相適應的是殺豬實現了自動化。收購來的豬列隊進入屠宰場的流水線，先淋浴洗身，聽輕音樂，優哉游哉，走到一定位置，瞬間被電流擊倒，不痛苦不叫喚，爾後是一系列的流水作業，稱得上是完滿的「豬道主義」。電視新聞上有位肉聯廠廠長介紹：這樣宰殺，豬不恐懼情緒好，肉就香。這話說得俏。豬的心態與肉香有無因果關係，還是由專業人士考證吧，但屠宰實行衛生檢疫，大批量供給城鄉居民「放心肉」，是不爭的事實，亦是時代的一種進步。



如是我見  
承言

民拍攝的罐頭卻可以看出，當局派發的大部分罐頭是易拉罐的包裝。

香港的確診個案在新的一年依然不見下降趨勢，特別是佐敦、深水埗、油麻地等一帶，頗多大廈出現群組感染，而這些社區的特點之一是住所大廈老舊缺乏管理，居民多為南亞裔人士，環境污水持續測得呈陽性。對於遲遲無法阻斷病毒傳播，當局採取可能是自本港抗疫以來最有勇氣的一次決策——圍封佐敦。

圍封佐敦的目的是要對社區內居民進行一次病毒排查，同時在強制檢測時禁止居民外出，有助防止病毒外散。當局在兩

這兩天大眾討論最多的是佐敦四街因為疫情而圍封，而當中熱話是香港電台等個別媒體將當局派發給留守居民的罐頭刻意只拍攝底部，之後質疑當局沒有提供罐頭刀。然而，



君子玉言  
小杏

戲外戲最多的一場。

典禮刷新了幾個紀錄：一是現場觀眾人數只有三千人。繼一九四五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就職典禮後，人數第二少。七十六年前因羅斯福身體不佳，加上二戰尚未結束，典禮在白宮舉行，現場只有一千人；七十六年後，說是因疫情控制人數，其實背後潛藏無法言說的危情：國會山騷亂事件後，依然輿情躁動、民情撕裂。十二名國民警衛隊隊員因審查未過關，被禁當天執勤就是出於某種憂慮；十四日，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局等部門發表「威脅評估聯合報告」，確認本土恐怖主義是典禮的最大威脅。二是特朗普打破了一百五十年來慣例，成為本世紀第一位、美國史上第五位缺席就職典禮的退任總統。吃相特別不美。說好的紳士風度呢？

最有趣的插播是：退任總統特朗普未出席典禮，亦未依慣例在典禮前迎接新總統夫婦進入白宮再同往會場。搶鏡搶到最後一刻。當天早八點，典禮開始（十二點）前幾小時，「戲精」夫婦手挽手，最後一次以三軍總司令身份檢閱軍隊，最後一次乘坐空軍一號——飛往佛州開啟退休生活。看着這位「戲精」佯裝神氣活現的樣子在眾目睽睽下走過草坪，人們樂出了聲。不過他尚未完全走出人們視線：下月他將面對第二次彈劾聆訊這道「坎」。

拜登上任首日即簽署了十七份文件，其中九項直接推翻特朗普政策，包括重返世衛及巴黎氣候協定、移民、停止修築美墨邊境圍牆等。他也一反特朗普鮮少戴口罩風格，自己全程戴口罩，並呼籲「一百天口罩挑

## 消失的易拉環

天時間內動員了三千名公務員，調集大量的生活物資免費派發給當區居民。在食物安排上，當局為居民提供了即食麵、杯麵、意大利粉、麵包、蛋糕，以及不同類型的罐頭食品，還有湯包、豆奶及水果等，受檢人士可按自己的生活習慣和需要自由選取。

這次圍封佐敦的行動無論是執行或成果都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圍封措施防止了潛在的病毒傳播，有些所謂專家評論這一次檢測出陽性的樣本只有十三個，認為是效率低，顯然這樣的說法不公道，假設這十三個個案沒有找出來，那就是十三個隱形的傳播鏈，十三的乘數，大家可以算一算，將可能傳播多少人；另一方面，這次行動也讓當局積累了採取局部甚至更大規模的封鎖措施時的經驗。調動的三千名公務員，當中幾乎所有紀律部隊均派員參與，物資的供應、地區團體的協助以及居民的配合，讓我們看到香港可以一定程度效仿內地封區抗疫的可能，也為香港防疫措施增添了一種選擇。

不過，總有一些人不願意看到當局的

防疫措施向好發展。就如上文提及，香港電台云云，甚至有所謂媒體或「黃絲」KOL造謠說當局派發非清真類食物予少數族裔居民。根據當區居民所攝照片，以及當局的信息都告訴我們，這些都是抹黑和造謠。讓我等媒體人感到憤怒和羞恥的是，香港電台的報道可謂「巧妙」，一是故意不拍或者不展示罐頭帶有易拉環的一面，二是隱瞞居民可以自由選擇物資及多數罐頭食物其實毋須使用罐頭刀打開。對於這樣明顯偏頗的選擇性報道，《南華早報》的做法是撤稿，並向讀者解釋和致歉，而香港電台的做法是「死雞撈飯蓋」，拒不認錯。的確，按照香港電台的「事實」，當局確實沒有為易拉罐食品配發罐頭刀。

罐頭上消失的易拉環，莫須有的罐頭刀，我們不難看出以香港電台為代表的個別媒體及借題發揮的跟風者的思維，猶如政治學上說的「理性的無知」。他們進行報道或者接受信息，一葉蔽目，卻不會再花時間查證整件事的真相，什麼新聞專業、道德操守皆可拋。真是可悲。

# 美式民主還「美」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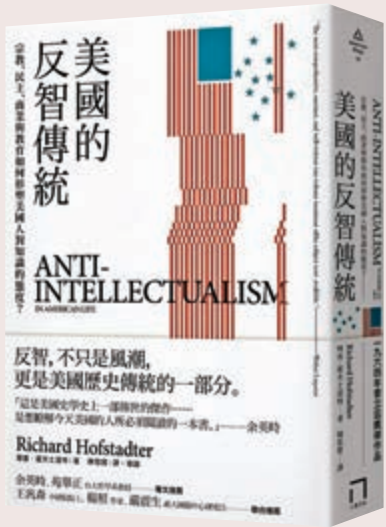
戰」，重新請回被特氏趕走的傳染病學專家福奇，等等。特氏治下，美國成為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數雙居全球之首國家，逾二千五百萬人感染，四十多萬人不治。

過去，人們認為美式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甚至覺得已經達到極致，「美得不能再美了」！按福山（Francis Fukuyama）說法，「自由民主制可能成為人類政府的終極模式」，而「其他社會形式將不能持續」。如今，人們才發現這套制度別說完美了，簡直是漏洞百出。這套制度下，後任不理前朝，兩黨誰上台，誰就撤銷對方政策、令多項政策「短命」無法持續，於國於民有好處嗎？這套制度下，為什麼會選出特朗普這樣的狂人？為什麼無法阻止狂人發神經？美式民主真的「美」嗎？拋開其他，只說一事：美國持槍政策。

半月前芝加哥發生一起槍擊案，一位芝大的中國留學生和其他六位平民，無緣無故遭殺人狂槍擊，三死四傷。這位年僅三十歲的中國學生是北大本科、劍橋碩士、芝大博士，其導師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稱這位學生很優秀，「一輩子都會記得」。可惜這樣一位青年才俊死得無辜，作為家中獨子，罪惡的子彈毀了整個家庭。眾人唏噓之餘，已對美國槍支政策無力吐槽。

史學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著《美國是一種槍文化》指「個人擁槍自我防護是美國身份認同的中心特徵」，源於早前美國開拓史，擁槍以對抗原住民、動物、外敵；也有人認為「持槍可抵制政府滑向集權」。據統計，二〇一一年美國有百分之四十七家庭擁槍，美人口只佔全球百分之五，擁槍比例卻佔全世界持槍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二，槍械造成的兇殺率達三點二人/每十萬人，僅次於墨西哥，居世界第二。

槍支政策一直是美國政治中的爭議話題。但多少年來，無論哪個黨，無論誰上台，誰敢對持槍政策說



▲史學家霍夫施塔特著作《美國的反智傳統》。

「NO」？換一角度，美國作為世界TOP1，政府和制度保護國民天經地義，需要民眾人手一槍「自我保護」嗎？再者，所謂「持槍抵制政府滑向集權」更是滑稽，以威脅生命方式來對抗政府集權，難道不是另一種極權嗎？

同樣是這位教授，一九六三年在著作《美國的反智傳統》中，指選舉運動、宗教影響、商業實用主義等因素造成了美國反智。至今，這些觀點依然令人深省，反智主義在美國依然土壤深厚，龐大的反智群體依然存在，支持特朗普的七千四百多萬「紅脖子」為主的群體就是代表。

可以想像，四年後即使不是特朗普，也會有特朗普式人物出來，甚至不用等四年，兩年後中期選舉就可能出現。他們會利用特朗普主義以及差不多一半選民的支持力量，挑起新一輪反智行為。

有人相信知性主義可帶來反省和自我糾錯能力。但是連拜登都講，「民主是寶貴的，民主是脆弱的」，雖然「在這一時刻，民主佔了上風」，但是這期間發生的種種，暗喻着所謂「上風」岌岌可危。美式民主能解決社會病態嗎？

## 燈光憶繁華



市井萬象

去年三月，香港珍寶海鮮舫宣布停業，珍寶王國往日醉夢笙歌之處不見人影，瓊樓玉宇內剩下絲絲燈火。但這絕不是終結，大家正等待它的復興。

圖、文：遂初

